

管平潮
作品

GUAN
PINGCHAO



肆

逝水东流

管平潮
作品

GUAN
PINGCHAO

九州牧云录

肆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九州牧云录（全四册）/ 管平潮著.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6

ISBN 978-7-218-10149-1

I. ①九… II. ①管…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0624号

JIUZHOU MUYUN LU QUANSICE

九州牧云录（全四册）

管平潮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曾莹

策划编辑：钱飞遥

特约策划：李冠亚

责任编辑：肖风华 钱飞遥

封面设计：徐奎

责任技编：周杰 黎碧霞

出版发行：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址：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邮政编码：510102）

电话：（020）83798714（总编室）

传真：（020）83780199

网址：<http://www.gdpph.com>

印刷：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83.75 字数：1680千

版次：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12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020）83795240

沧海灵荒，仙路缥缈。

江湖路，水远山高。

仗一身英雄侠胆，御剑轮回，豪气冲霄。

不惧神巫，以易为髓，舍我是王道。

踏歌行，昆仑巅，梦里朱颜已渐老；

抚琴笑，红尘远，醉中多情是侠少。

三千贝叶，皆成因缘，一钵珠泪，情丝怎了？

但问玉人何处？小楼红袖招。

前世今生缘不尽，再回首风月潇潇。

待我扬鞭万里再唱九州牧云谣！

九州牧云录

逝水东流

第三十四章

山河破碎，帝都血魂惊天 / 1

第三十五章

碧海潮生，似闻明日之香 / 33

第三十六章

樱丘合战，祸起意气根苗 / 63

第三十七章

杀机毕露，一夜鱼龙火舞 / 93

第三十八章 剑指蛇神，惊魂百鬼夜行 / 119

第三十九章 天星耀世，永镇暗黑之渊 / 147

第四十章 仙梦难通，脉脉此情谁知 / 177

第四十一章 魔声鼎沸，洞庭万骑云屯 / 201

第四十二章 巨灵出世，威凌四海泣血 / 227

第四十三章 绝地化龙，雪云仙国如梦 / 249

第四十四章 轩辕重光，剑断上古之誓 / 279

第四十五章 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江湖 / 301

第三十四章

山河破碎，
帝都血魂惊天



大军围城，种种惨烈战事自不细表。若说其他征战，双方或有可妥协之处；但如今一边是骄兵悍将起兵造反，一边是天子皇廷要维固江山，这两方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妥协了。

洛阳围城之战，自第一支羽箭射向城楼时起，到固若金汤的天子之京已显松动之兆，时间已过去将近一月。二月底，在关外侯悍勇大军反复冲击下，天下人心目中的“不落雄城”洛京，渐渐有些顶不住了。

本来，有护国圣教出手，往常难得一见的法师这时成千上万地集结，天空万剑齐飞，地上石棱如林，应能给那些世俗军队造成致命打击。只是叛军今非昔比，在这奇技异术上，并不输给王师。无论护国圣教的法师们施展出什么五行法技，在身具天魔异能的血魂大军面前，尽归乌有。

而对于一般人而言，总觉得这样的攻城战，守军乃是有利的一方。依靠雄城，守军占据地利，拥有着压倒性的优势。只是，事实上，自古以来从来都是攻城者有着天然的优势。对于固守城垣的一方，要求每一次守城战都不能失败。无论之前成功地击溃多少次进攻，只要输了一次，便是一个城破人亡、彻底失败的局面。

武烈帝雄才伟略，如何不知这个道理。他丝毫没有因洛阳城强大的城防而高枕无忧。在夏侯勇的大军朝京师进发的时候，他已经在周围的伊洛河平原尽头的丛林，以及更远处的邙山余脉中埋伏了雄壮的军团。只是，武烈帝和他的谋臣们还是低估了夏侯勇现在的实力。

也不用出动日益强大的血海法师和夜煞骑士，更不用动用奇诡无比的幽戎营，夏侯勇只需派出他的血魂将士，施展那些仿佛能够吞噬一切的黑魔之

炎，便足够让那些王朝军队分崩离析。于是到了二月底三月初，这京师保卫战，便成了叛军专心围攻洛阳外郭、王朝军死守城内之局。

且说到了三月初三天，一直冷眼观察战局、指挥若定的关外侯，终于决定出动他从未使用的幽戎营。幽戎营，正是先前归顺的九幽族战士，首领为沙喀罗，现在已被夏侯勇封为游击将军。经过养精蓄锐，沙喀罗统领的九幽军团乃是现在夏侯勇麾下最神秘和最强大的军队。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现已自封定朔忠义王的夏侯勇，一直都不想使用这只被自己征服的军队。头脑里有这样的想法，并非是当初慷慨仁义的豪情随着时间推移而冲淡的结果，也并不是几次看见那神秘的宠妾贺兰媚儿和九幽族统帅窃窃私语的隐忧。这位曾经称雄关外的夏侯小侯爷，虽然在处理张牧云之事上显得道德十分败坏，但这并不妨碍他是当今天下最骁勇、最有谋略的三军统帅。虽然他很不愿意去触动心中对幽戎营的不信任感，但他十分清楚，在这种军旅之事上，自己的直觉往往最正确。

只不过事到如今，即使再怎么相信自己那份不安感，他都要开始动用这支部队了。因为据探马来报，各地的封疆大吏和守土将军们，都已经整備好军马，向京师汇集，真正来勤王护驾了。

于是这一天，他虽然依旧动用收服的薛恶虎部冲击洛阳东城墙，但同时也命令幽戎营全员准备。当薛恶虎统领着新近补充的悍勇军卒朝洛阳东城建春门扑去时，来自极北大湖中黑石大岛的异族终于也出动了。只听随着一声号炮巨响，一对对白虎纹黑纛旗向两边排开，九幽族的统帅沙喀罗统领着幽戎营的战士们，从大营中鱼贯而出，向西边高大的城池进发。

作为北荒异族的统帅，沙喀罗现在穿着一身漆黑战甲，身后的披风也染着黑夜的颜色，随风飘扬。和别人不一样，他的胯下竟是一头凶猛的黑皮云豹，油光水滑，漆黑如墨不停地低声咆哮。作为最凶猛和危险的异族统领，沙喀罗长着一张倒三角的瘦长脸，面色苍白无血，和漆黑的战甲与坐骑一比，立时就让人联想起九幽地府的黑白无常。和他相似，他的那些族人们，无论是穿着长袍的术士法师还是身披铠甲的战将武士，脸型和神色都和沙喀

罗差不多，显得无比的阴森和惨白。

随着急促的鼓声，这一天的攻城战正式拉开了序幕。依旧，横野大将军薛恶虎督促着手下的先锋军爬着云梯向城头猛攻，无论城头还是城下，都互相对射着火箭，城下用投石车向城头抛出巨石，城上则滚木礮石滚滚而下，宛若山崩。现在这时候，城楼上的护国圣教法师们都没有出手，因为他们都看到远处默默阵列在荒原上的黑色军阵。

本来连日征战，这样的攻防战虽然惊心动魄，但确实没什么新鲜，双方的士兵看着都有些疲倦。只是，很快那些京城卫军就知道今日将有什么不同。

一个叛军先锋营的勇悍士兵，终于在无数同伴们用生命作为代价的掩护下，勉强摸到了城头的箭垛。眼见他鼓起全力一翻身，正要跳上城楼时，却有三四个长矛刺过来，将他肚腹洞穿。

本来若和往常一样，这一路云梯的攻击暂就到此为止；等到下一个幸运儿再摸到城头时，恐怕要到半个时辰之后吧。只是，就在这一片所有城头守军暂时安下心来时，异变陡生！只见那个肚破肠烂的叛军，本来已经死得不能再死，却突然不知怎么还了阳，从地上一下子跳起，硬生生拔出一根此时还残留在自己身体里的长矛，不顾上面自己的鲜肉淋漓，猛然向守军最多的地方奋力一刺——这一刺，却是力大无穷，明显超出常人的范畴，顿时竟将猝不及防的五六个士兵扎了个对穿，里面竟还有个将军，现在就被这个死而复生的叛军如烤串般戳死！

“诈尸了！诈尸了！”

犹如炸了马蜂窝，附近的士兵们顿时惊恐地大叫了起来！他们看得很清楚，这叛军果然是死了，但现在空洞的眼神却显得无比阴森，本该瘫软的肢体变得强硬无比，一手持长矛，一手挥舞战刀，在周围人反应过来前，转眼间又杀死五六个精悍守城士卒！

这样的场景，不仅仅发生在这一处；在别的地方，如此诡异的局面也在重复上演，情况也更严重。守城军被打得个措手不及，顿时连日来都能守住

的城头，竟有些朝不保夕的势头。而那些散落在守城军中坐镇的圣教法师，虽然很快反应过来，各施法术，却发现这些死而复活的叛军和一般的丧尸不同，无论多么光明的法术或是猛烈的火焰喷洒在他们身上，竟很快便被反弹，毫发无损。仔细看，这些奇异的丧尸战士身上，竟覆盖着一层幽幽的黑光，正是这反射了大多数猛烈的法术。

到了这时，城楼上的将士和法师们都反应过来，看来，造成眼前这局面的，就是以前有所耳闻的九幽族召尸大法了。

城防之战，瞬息万变，作为守军，最怕的便是一不留神被城垛下冒上来的敌军立稳脚跟；而现在这情形，显然他们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很快九幽族召唤的这些丧尸武士便起到出其不意的效果，用这种前所未有的方法在当今天下守卫最森严的城楼上占据了一席之地。之后的先锋营战士源源不断地冲上城楼，本来最惨烈的战斗发生在城墙外，这时战场却移到了城楼。

当然，毕竟王城守军还占着地利。纵然被撕开了缺口，但在王朝军和圣教法师的死力拼杀下，局面暂时还没有糜烂。只不过明眼人都知道，这样的情形已经支撑不了多久，因为他们看到远处那些可怖军团，已经开始朝前行动了。

当九幽统帅沙喀罗一声令下，本来表情阴冷的九幽战士们顿时疯狂起来，他们在狼藉不堪的大地上汹涌向前，很快便涌到了城墙下。

“哈——”

猛然间，那一豹当先的沙喀罗仰天狂笑，在这声似笑非笑、似哭非哭的嚎啸声中，他一提胯下黑豹的颈圈，猛然一人一豹朝上一蹿，竟开始以之字形的路线，几乎平倒着在竖直的城墙上飞奔起来！

在这样超出常理的飞奔中，无论有什么火油礮石还是冰刀气箭，一到这一人一豹身边，顿时就像遭遇到强大的气流，瞬间从旁边划过，丝毫伤他不着。

“哇哈哈哈哈！”

来历不明的九幽战将，见这人间王朝最强的城关终不能阻他，便真正发自内心地迎风狂笑了！

只是，正当他舒心无比、志得意满时，却突然只觉得前面一个黑影迎面扑来，然后听得一声脆嫩的大叫：

“你吵死啦！”

猝不及防之时，被一只粉嫩的小拳头流星般一捣，原本在城墙壁上奔跑无碍的沙喀罗，竟“砰”地一下子被击落，如一片落叶般朝高大城墙的墙根堕去。在这过程中，沙喀罗几次想施术控制自己摔落的身形，却发现其势太猛，当第三次努力减速时，“砰”地一下跌了个嘴啃泥！

“谁？！”

这一下，沙喀罗又惊又怒，从地上跳起，猛然昂首向上怒喝。只是这时忽又听到刚才的声音好像从身前传来：

“白脸叔叔，你找我啊，我在这里呢！”

沙喀罗闻声低头一看，却见一个集粉妆玉琢和媚丽娇娜于一身的小妹妹，正仰着小脸儿，一双大眼睛扑闪扑闪地望着自己。

“是……你？”

当看清这小女娃面容，九幽族长兼统帅的沙喀罗脸上，经历了一个从愤怒到惊诧、从激动到平静的过程。而最后，他脸上竟还挂着淡淡的笑容，虽然笑得还是有些阴森和冷漠，但毕竟低下头，对这个刚才将他打落的小女娃说道：

“原来是你。”

“啊？你认识我？”

“嗯，何止是认识，还知道你从哪里来。”

“呀！”

本来有些不信，但灵机深沉的小女娃很快从面前这人的气息里，知道他没有说谎。

“我是谁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快告诉我告诉我！”

沙喀罗的话，触动了小女孩内心最大的心事。于是她雀跃欢呼着，不停地发问，浑忘了眼前这人，在前一刻还是个最危险、最凶残的敌人！

“嘿嘿……”

也许沙喀罗只是很平常的笑，但在他那张脸上显示出来，却显得颇为阴森。

“告诉你也无妨。只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幽萝道：

“我会的事儿可不多。”

“不怕。这个条件，不是要让你做事，而是不去做事就行了。”

沙喀罗耐心地跟小幽萝周旋：

“我的条件就是，不管你的朋友们怎么样，只要你不跟我们作对了，专心自己玩去，怎么样，简单吧？”

“这……”

幽萝对弄清自己的身世，一向十分热望。只是听沙喀罗提出这条件，却迟疑了。

见她犹疑，沙喀罗略有不解，便又说道：

“小姑娘，其实不妨告诉你，你我可以说是同出一源。即有纷争，只请你不要插手这人间事儿，也不算很过分的要求。”

“哼！”

本来幽萝对了解自己渴求已久的身世，尤其对知道自己亲人的下落，十分期盼。刚才听这位大叔说他知道，那小小的身躯都激动得颤抖起来。只是，这会儿回过神来，明白了原来这位黑袍大叔竟然想要自己不帮哥哥，就立即变得嗤之以鼻。牧云哥哥已经跟她说过，现在月婵姐姐他们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

原来，在这场战争之初，所有人都以为以护国圣教的实力，已经足以应敌。只是经过一个月的高强度战争，尤其是到了九幽军团出动的这一天，护国圣教的主力已经疲竭了。毕竟，法师和战士不一样，在大规模释放法技之后，灵力必然枯竭，不可能短时间靠休息睡觉就能补充。

当然以护国圣教的见识，也知道需要保存实力，以备敌人将来的奇兵突袭。只是，这样的策略，也只有建立在双方实力差不多的前提之下。如果你死我亡、每一天不尽全力就会被敌方大败的情形下，还能保存什么实力？因而到了今天，在面对血海法师、数量庞大的血魂军团面前，甬说风青凤、龙廷宾这样的圣教护法，就连大国师天玄子、二国师少师等人，也无法再进行有效的防御或攻击。因此，武烈帝这才厚着脸，让牧云、幽萝几位本来应是贵客的年轻一辈，披甲上阵了。

在这之前，尽管牧云显示出不俗的实力，但毕竟还是未成年的孩子，无论是武烈帝还是护国圣教的高人们，都无法狠下心让他们上战场。尤其那位武烈帝，内心已经把他当成自己最珍爱的女儿的佳偶，因此哪怕战事再猛烈、再吃紧，也不想让他上前线。于是尽管这些天来牧云一直嚷嚷着请战，也都被武烈帝软硬兼施地劝说着，让他和月婵待在城里最安全的地方。

只是，到了这两天，洞察力惊人敏锐的少年知道如果自己再不出手，恐怕就没有在这京师保卫战出力的机会了。于是这才有他率着幽萝、绿漪这两个对外宣称的魔宠和妖侍，来到城楼上协防。

再说幽萝。让沙喀罗没想到的是，现在他提出了一个幽萝最不能接受的条件。随着幽萝一声冷哼，猛然只听“砰”的一声闷响，一道血光凭空在她手中出现，倏然伸展，瞬间便凝成一支血色光华的长矛，高速飞旋着朝沙喀罗刺去。

“冥血神矛？！”

见此血色光矛，九幽族长猛然一惊，不敢怠慢，口中叫得一声“白骨盾”，顿时一张白骨纠结的盾牌凭空出现，挡在那血矛前进的方向上。

“咔嚓！”

转眼只听得一阵清脆的碎裂声，坚硬无比的骨盾碎得四分五裂，片片白骨散落风中，很快消失不见。

击碎白骨盾，那九幽族长口中的冥血神矛片刻不停，又朝他胸口猛刺。只不过沙喀罗来历非凡，纵然此时不能发挥全力，身手已超出想象。按常理

已无法躲开的光矛及胸前片刻，他心中动念，蓦然念出“幽灵荆棘”，便忽然有许多惨绿光线从胸口冒出，纠缠成带刺荆棘之状，将那势不可挡的冥血神矛稍稍阻住。就是这瞬间的阻滞，已足够沙喀罗一个翻身滚落地上，躲过这致命一击。

“嘻嘻！”

见攻击失败，幽萝不怒反笑，银铃般欢笑声中，小小身形已飞快蹿上黑豹身上，两腿夹住黑豹肚腹，小手揪着黑豹颈上皮毛，扭头看了那个跌倒尘埃、灰头土脸的大叔一眼，然后朝身下黑豹叫道：

“小黑，走！”

话音未落，这黑豹已如闪电般蹿出，按照幽萝的心意忠实地向城墙反方向的那些九幽主力冲去。一人一豹迅如闪电飞奔之时，还有句稚嫩好听的话儿飘落原地：

“哥哥，这大叔也不是很强嘛。不过幽萝听话，还是把他留给哥哥吧。”

“……”

沙喀罗听了这句话，一时并没反应过来，只是怔怔地看着那一人一豹飞逝的方向。

“‘黑风’怎么会跟着人跑了！”

原来沙喀罗这坐骑名叫“黑风”，乃是九幽族一次围捕幽灵猎豹族抓到的豹王之子。后来经过调教成为自己的坐骑，因为飞奔时犹如一道黑风滚滚通过，沙喀罗便将它取名“黑风”。现在沙喀罗惊诧的是，自己的骑宠可以说已和自己心意相通，忠心为主，至死不渝，绝不可能有背叛之事。只是，现在他明明已感觉到，自己和“黑风”的那份灵魂沟通已然消失，就像被什么强大的外力猛然割断，竟连一丝一毫都感觉不到了。惊诧之下，沙喀罗慢慢脸上竟有了笑意：

“有趣，有趣。以这样身份，来这废土残墟，认一个人类做哥哥，则神魔之界再聪明的魔子神女也猜不透你究竟想干什么。”

摇了摇头，沙喀罗从地上站起，定了定神，准备重新收拾战局。只是，正当他扭过身想看看那少女在干什么时，却只听得“轰隆”一声，数十颗燃着烈火的巨石从天而降，向他砸来！

“白骨箭！”

沙喀罗看也没看，随手一挥，无数白骨箭凭空生发，朝那些陨星一般的火焰巨石击去。虽然没有精心瞄准，但这些雨点般的白骨箭基本都找上每一块火焰巨石，强劲地将它们击得粉碎。当然，也有漏网之鱼，几块磨盘大的火焰石最终还是朝他扑来，不过他已有从容的时间朝旁边躲过，让这些火焰石砰然落地，砸出焦黑的深坑。

“什么人？”

虽然躲过这轮攻击，沙喀罗心头还是大震。都这时候了，那些护国邪教的法师们还有这样强悍的灵力吗？正转念间，忽然便听得有人说话：

“唉，看来这‘火神之章’的法技，还是使得不如‘水神之章’啊。”

说话间，便有一人在不远处悄悄浮现，冷冷地看着沙喀罗。

“刚才这法术是你施展的？”

沙喀罗乍一看那人年纪，不过十四五岁，便有些吃惊。正在不信，忽见那青衫少年手执一根白玉法杖，正念念有词。只见法杖白光大盛，犹如骄阳，随着他猛然一挥，只听得一声清越的龙吟破空震荡。

“此地怎有神龙？”

沙喀罗抬头一看，却见龙吟处一条晶角雪鳞的蟠龙正从护城河中升起，眉须宛然，朝这边怒目飞来！

“呀！”

“鬼将护灵！”

巨龙飞来，魂不附体之际，沙喀罗百忙中一声嚎啸，顿时平地冒出五个黑气直冒的鬼将，身形无比巨硕，手中各持一把幽光缭绕的锯齿大刀，朝那巨龙迎去。本来张牧云用潮语法杖召唤出的溟海狂龙，精光四射，威力非凡，但没想到沙喀罗的实力竟然深不可测，急切中召出的鬼将竟然将水龙敌

住，在高高的城楼前半空中缠斗不停。只不过与牧云不同，沙喀罗召出鬼将后，不能像牧云那样放手让巨龙搏击，而是还要分神操控那些鬼将，控制它们的主攻目标，顺带强化他们的力量。

战场之中瞬息万变，机灵的少年如何会有半刻迟疑？眼看着沙喀罗似乎分神，他一挥潮语法杖，顿时一道巨大冰凌从脚下凭空突起，伴随着“锵锵锵”的金铁之音，似一支巨刃朝沙喀罗猛然突袭！

“鬼王盾！”“幽灵荆棘！”

接连唤出两个法术，沙喀罗这才将这寒冰巨斩给挡住。

就在这当儿，牧云已扑向近前，看样子竟要和沙喀罗近身搏斗。

“他不是个法师吗？”

沙喀罗十分诧异。再看牧云，飞身逼近沙喀罗之后，右手执杖横扫，左手催发空明之刃猛刺，竟是左右开弓，好似是极高明的搏击之术。

只不过，面对如此猛烈的攻击，沙喀罗虽然开始显得慌乱，但等牧云扑到跟前不到三尺距离之时，他却阴恻恻一笑，猛地低吼一声“天魔黑炎”，一道猛烈无比的黑色烈焰如箭矢般直扑少年——这幽黑的焰苗威势十足，仿佛天魔王亲临人间，意图噬灭一切，正是之前他率部族和夏侯勇对敌时曾猛然放出的绝杀魔技。

“玄冰盾！”

既然主动近身，牧云早就提防，那个水月玄冰盾的法诀早已捏好，一俟有变，立时生发。只是，虽然牧云一身溟海水神之术十分精纯，这施展出的任何水灵法技都近乎本原，十分纯净强力，但在遇到这样天魔黑炎之时，却只撑得住几个呼吸间的功夫，便告皴裂破灭。虽然挡住的时间极短，但已足够让牧云保命。冥冥中牧云已感到绝大的危机，顿时收了所有攻招，拼命就地一滚，凭着本能施展出最精要醇净的水灵法技，真灵之水凭空生发，如瓢泼一样将那些灭绝一切的黑火浇熄！

只是饶是如此，他左肩上被黑炎火苗燎了一记，顿时只觉得整条左臂一阵剧痛，很快便告麻痹，好似这左边肩膀和手臂已从身躯剥离。大惊之下，